

中越战争十年

閻力 著

F90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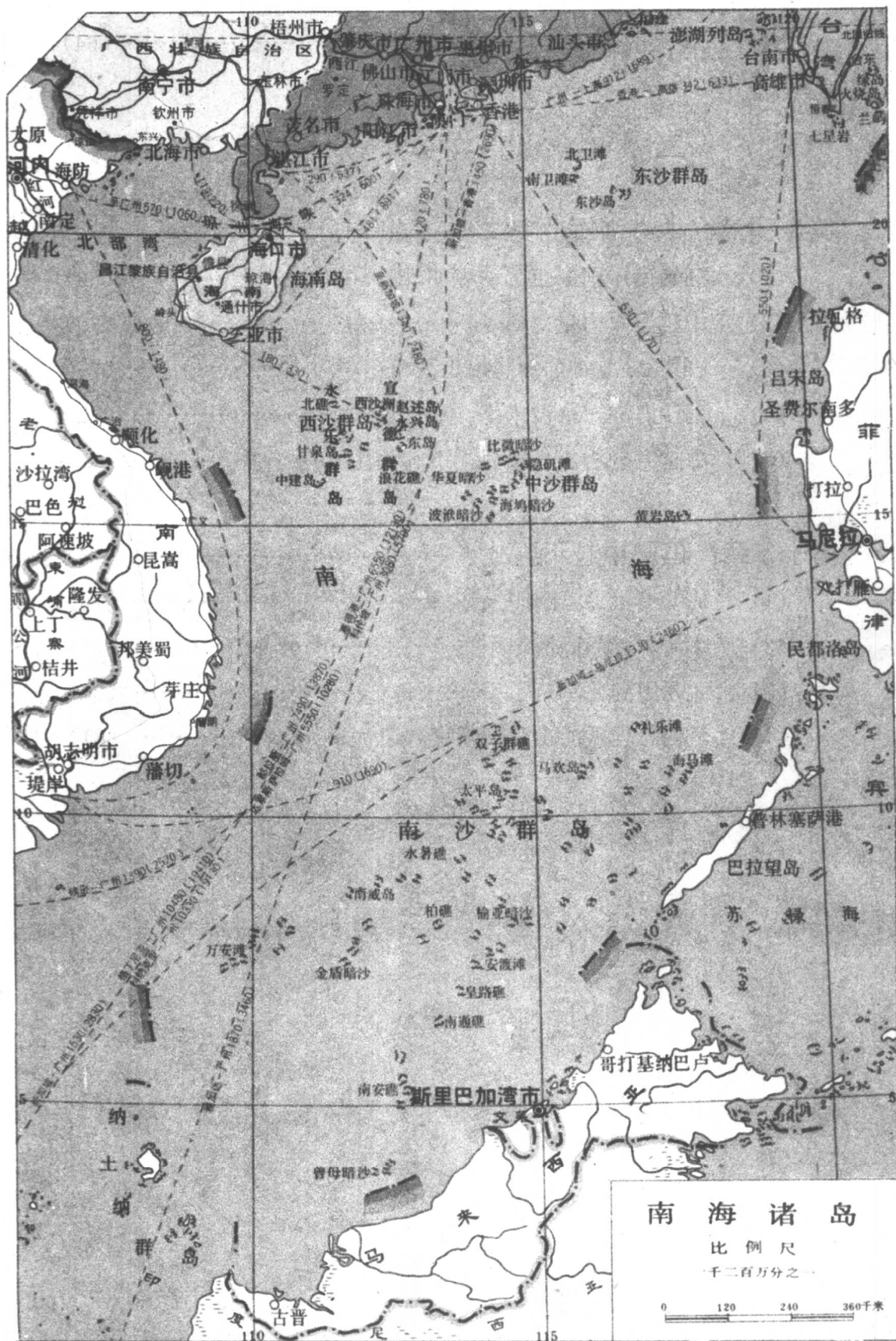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战争威胁是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最大因素……

了解战争内幕会使你受益匪浅……

本书全面展示了 1979 年到 1989 年中发生在中越两国之间长达十年之久的血火大较量的内幕。它翔实地记叙了 1974 年中国与西贡政权的西沙群岛海战、1979 年震惊全世界的中越边境反击战、80 年代举世瞩目的中越边境老山者阴山争夺作战、1988 年中越南沙群岛海战等全部近年来中越之间战场较量的前前后后与来龙去脉，并首次披露了这些战争中不少的内幕与详情。



FL 273.1
27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严正声明	(1)
第二章	中国人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2)
(1)	重新在中国政坛复出的邓小平，密切关注日益恶化的中越关系	(2)
(2)	邓小平说：“我自己也是军人……”	(3)
(3)	“中国人真要教训越南吗？”	(5)
(4)	日本东京，邓小平语气坚决地告诉记者们：“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7)
(5)	河内，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	(8)
第三章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11)
(1)	中国外交策略的重大调整	(11)
(2)	越南人已经走了十步，中国人该不该走出第一步？	(12)
(3)	北方的大国如有任何行动，我们都将坚决顶住，决不示弱！	(14)
(4)	调兵遣将，开赴前线	(18)
(5)	许世友统领东线，杨得志指挥西线	(20)
(6)	箭拔弩张，战争导火线在燃烧	(23)
第四章	同志加兄弟	(26)
(1)	黎笋向刘少奇求援	(26)

(2)	华盛顿应该小心提防	(27)
(3)	中南海，毛泽东带病接见黎笋	(29)
第五章	中越军事较量的第一个回合——西沙海战 ...	(32)
第六章	1979·2·17——震撼世界的一天.....	(34)
(1)	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线自卫反击	(34)
(2)	14路中国自卫反击部队全线突破越军防线	(36)
(3)	越南人与对手的差距	(38)
(4)	猛虎下山，挺进纵深	(39)
(5)	再见吧，妈妈！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你会看到 盛开的茶花	(42)
第七章	许世友的拉网战术	(44)
(1)	清剿与合围	(44)
(2)	攻克高平	(46)
(3)	浴血山垭口	(48)
(4)	广渊血火大较量	(50)
(5)	越军“王牌”346师全军覆没	(51)
第八章	谅山大血战.....	(53)
(1)	兵临同登	(53)
(2)	坦克大战	(54)
(3)	撕开突破口	(56)
(4)	攻打谅山，直逼河内	(57)
(5)	巴外山攻坚战	(58)
第九章	我们决不要越南一寸土地.....	(62)
(1)	黎笋命令：密切监视中国军队的动向	(62)
(2)	再见，我们撤军了！	(63)

(3)	16 天的边境战争，到底谁得谁失？	(64)
第十章	战争，转入长达五年的边境胶着争夺	(67)
第十一章	中越海军的第二次交锋——南沙海战	(69)
(1)	洒在南中国海上的一颗明珠	(69)
(2)	中越海军力量对比	(70)
(3)	一场 28 分钟的中越海上战争	(71)
(4)	南沙海战，余波未平	(73)
(5)	中越海战再次在世界上引起关注	(74)
第十二章	但愿中越不再战	(76)
(1)	1990 年，中国周边无战事	(76)
(2)	红河水，静静流	(78)
(3)	武元甲到北京来了	(80)
(4)	李鹏总理抵河内受到隆重欢迎	(81)

第一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严正声明

灯光，炽烈闪烁不停的摄影灯把人们的眼睛照得有些难受，全场一百多位记者被这位外国驻京记者的提问一下子吸引了。所有的镜头，所有的目光再一次齐刷刷的注视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

“……请问，据报道，越南外交部官员在最近又说越南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请问中国方面对此又有何评论？”这位满头黄色卷发的外国记者语气咄咄逼人。

这自然又接触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在座的中外人士都相当清楚，仅仅两个多月前，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武元甲作为中国政府的特邀客人刚刚参加了北京亚运会归国，越南在十几年后派出的第一个体育代表团也刚刚离开中国首都，中外舆论普遍认为中越的紧张关系开始解冻了。然而不到100天，争执的焦点南沙主权问题又冒了出来，中国政府将作如何回答？

神情从容的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的目光一下子严峻了许多，他微微把身子向麦克风倾近了一些，语调清晰，表情庄严，一字一句地迎着100多双中外记者的目光再次重申中国政府不容改变的立场：

“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越南政府在1974年以前对这一点一直是承认的，并无争议。越南1975年突然改变态度，此后还陆续派兵侵占我南沙群岛的部份岛礁，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粗暴侵犯，是我们绝对不能答应的。越南必须从它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沙群岛的岛礁上撤出去！”

闪光灯一亮，刚好摄下李肇星决然挥动左手的镜头。

一位越南记者坐在第二排中间的座位上，一声不响地默默记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这番谈话。他刚抬起头来时，又有一位记者提到了当今世界的另一个热门话题，照例与越南政府有着密切关系……

李肇星从容不迫地继续回答道：

“……在刚刚结束的巴黎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两主席与柬四方代表磋商结果上表明，由于在巴黎会议两主席的努力推动下，会议取得了进展，柬埔寨四方重申接受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的框架文件作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基础。柬抵抗力量三方表示完全支持两主席和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1990年11月26日制订的协定草案，金边方面表示可以接受大部份基本点，但仍不同意某些重要内容。我们认为协定草案符合五国框架文件精神，是公平合理的，有关各方应予尊重和接受。”

这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到这儿，再一次放慢语调，加重份量地突出指出：“我们希望越南和金边方面顺应潮流，以实际行动表现出诚意，以使柬问题早日获得政治解决。”

又是清楚的提到了越南的对外路线，中外记者们脑海中的印象再一次被强化……

招待会结束时，有人注意到，中国的政府官员仍然与主动上前伸出手的外国记者们亲切握手致意，其中也有越南的记者。

中越关系的现状和历史，今天与未来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

人们记得，1990年8月28日，在中国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鹏用了两个多小时时间作了一次关于国际形势和他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印尼、新加坡和泰国情况的报告。李鹏总理在谈到关于中国与越南之间未来关系发展时是这样表达中国政府立场的：

“……越南是中国的邻国，随着柬埔寨问题公正、合理的政治解决，中国愿意与越南讨论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人们注意到这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又一次在公开场合发出的愿意与越南改善僵持了十多年的对立关系的信号。

第二章 中国人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1) 重新在中国政坛复出的邓小平，密切关注 日益恶化的中越关系

✓1975年，越南人民赢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南方和北方的完全统一。中国人民把越南人民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衷心希望越南人民能够尽快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重建社会主义的新家园。

但是善良的中国人民想错了，当时执政的黎笋集团以在越战中缴获的几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作为资本，公然抛弃了马列主义原则和胡志明主席制定的路线，走上了一条对内实行高压控制，对外妄图拼凑蓄谋已久的“印支联邦”，实现其称霸印度支那地区的霸权主义野心。这样，一场猖狂的反华排华侵华的计划全面推开了。✓

这里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数字和记录：

1977年开始到1978年12月底的两年之中，他们疯狂的驱赶华侨达17万多人，极其残忍的迫害华侨事件达数千件之多，剥夺、断绝了大批华侨的生活之路……

1974年，越南方面在中越边境上挑起边界纠纷有125起。

1975年，增加到了423起……

1976年，又增加到了926起……

1977年，各种纠纷和冲突已达到1940起……

到1978年底为止，越南武装人员入侵我广西边境的人数有2000多人次，数百起之多。开枪打死我方战士、边民、群众数十人，抓走我方人员数十人，制造了一起起流血事件。

1975年，越南方面竟然突然派出军队占领了我我国领土南沙群岛中的六个岛礁，尔后又大言不惭的向中国提出了西沙群岛和全部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要求，这必然将其曾被他们承认了多年的中国领土划入了他们的版图。

更可笑可气的是，他们在这一年竟然把越南的

领海范围划到了我国的海南岛边上，把整个北部湾划去了三分之二，连中国的广东广西，甚至湖南的洞庭湖沿线也被说成是他们的疆域，真是令人愤慨到极点了。

1978年12月9日，5艘越南武装船只突然包围了我方正在领海内作业的两只广西渔民的拖网船，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方手无寸铁的渔民多人。

同日下午，又有4艘越南武装船只突然包围住我方正在公海上作业的渔船，30多名荷枪实弹的越军人员强行登船，捆绑我方渔民，抢劫我方物质，使他们挑起的一系列极端事件达到了顶点……

人们注意到，发生在1978年12月的这一系列事件离那场震动世界的局部战争爆发仅仅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面对这些疯狂的挑衅，当时尚处在动荡之中的中国国内，号称“棉里藏针”的杰出政治家邓小平于1977年再次复出，重新在国际国内政治舞台上显示出他的雄才大略。

邓小平同志复出后，自然对中国的外交路线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他对越南黎笋集团的反华活动发出了一次又一次的规劝和警告。

1978年6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表的《关于越南驱逐华侨问题的声明》，便是中国政府的第一个强硬反映和公开警告。

然而越南当局并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疯狂的反华和发动了侵柬战争，明目张胆的用武力威胁东南亚各国的安全……

一份份的材料送到北京中南海，邓小平同志一连数天都在反复思考着如何对待这个利令智昏的黎笋集团。他坐在办公桌前，一支接一支的抽着“中华”牌香烟，目光显得那么严峻和深邃。

“请把我75年同黎笋会谈的材料，先念同志77

年与范文同会谈的材料找来，我要认真的再看一看——”小平同志一字一句，缓缓的对工作人员说道。

不一会儿，两叠厚厚的卷宗送到了桌前，小平同志打开卷宗，取出材料，认真的看了起来。

他清楚的记得，1975年9月24日，刚刚复出的他在北京会见了黎笋，当面谈过关于两党、两国之间存在的若干问题，希望双方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共同努力加以解决。那时黎笋表示同意中国的意见。但对于黎笋那多少有点避实就虚的态度，邓小平心中是有数的，他最后对黎笋说：“今后还要看我们双方如何去共同努力了，这点才是最重要的。”

邓小平同志也了解，在1977年6月10日，李先念同志代表我党中央，再一次就已经恶化的中越关系同范文同总理会谈时，希望不要再使中越关系继续受到损害。为此，中国方面主动建议与越方进行了8次会谈，希望越南当局能以两国利益为重，不要走得太过远。

但是，这一切忠告和努力均在越方阳奉阴违的态度下流产了，中越关系继续向恶化的深渊滑去……

现在，当邓小平再次复出之时，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该如何慎重严肃的对待这件大事了。

“看来，我们还是要争取多数国家，揭露越南的霸权主义野心——”邓小平合上卷宗，一套考虑已久的方案已成竹在胸了。

一场旋风般的外交活动由这位杰出的战略家亲自推动起来……

1978年9月8日至13日，邓小平出访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又访问了日本。

同年11月5日至14日，邓小平9天内再度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三国。

世界舆论纷纷对这位中国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参谋长的频繁出访做出了种种分析和猜测。

外电捕捉到的信息表明，邓小平的出访在于向这些国家表明，北京将全力支持东南亚国家反对越南向外扩张的霸权主义野心。中国将尽一切努力维护本地区和亚洲的和平与安全，设法阻止越南的扩张主义路线，使柬埔寨事件不致于在东南亚和印度支那地区重演。

外电还注意到了邓小平发出的这样一个信号：中国决无意向别国输出革命，中国希望东南亚局势稳定下来。

邓小平的外交活动大受欢迎，深得人心，因为对这些国家来说，最大的威胁目前来自越南，而只有中国才有足够的能力可能遏制住越南的侵略扩张计划。

在新加坡总理为欢迎邓小平举行的宴会上，当李光耀总理向邓小平祝酒时，邓小平微笑着，不紧不慢的举起酒杯说了一句话：

“喝吧！大家都是一家人。”

短短的一句话，包含着邓小平复出后，中国外交路线在某些方面的微妙调整，也显示出这位中国领导人高超巧妙的外交能力。

会见过邓小平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这样回忆道：

“……同邓的交谈，不拘泥于形式。他个子不高，却显得胆气颇大，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邓小平生气勃勃，机智老练，思想敏捷，谈笑风生，气派很大，喜欢开门见山……他的胸怀与魄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作为杰出政治家的邓小平同志，刚刚复出后就对中越关系的密切注视，自然不能不成为一个全世界新闻媒介的重要话题。

人们明白，中越关系下一步棋怎么走？得看这位超群的杰出人物了。

(2) 邓小平说：“我自己也是军人……”

1975年5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时，对于中美正式建交问题直言不讳地说道：

“毛主席是军人，周总理是军人，我自己也是军人……军人只要一下定决心，我看问题就好办。”

4年后，一架中国民航的专机披着深兰色的夜幕星光向着美国首都华盛顿飞去。

飞机上，作为40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邓小平，又一次越过大洋，到美国进行一次举世瞩目的正式访问。此时正值中国农历的正月初一，己未年

的新春佳节，时间是1979年1月28日。

1月29日上午，美国总统卡特在首都华盛顿的南草坪上举行仪式，欢迎这位刚刚当选为1978年美国《时代》周刊的“世界风云人物”的中国政府副总理，他受到了元首礼仪规格的隆重接待。

21响礼炮……

检阅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踏着一条超规格的高级红地毯……

有大约1200名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云集华盛顿采访这次全球瞩目的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活动……

中美两国领导人站在草坪上，卡特总统脸带微笑，邓小平副总理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卡特在美国总统的欢迎词中，希望中国能与美国一道“共同走向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然而邓小平站在麦克风前致答辞时，却十分严肃地告诫人们：“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很不安宁……”

在场的卡特总统、蒙代尔副总统和国务卿万斯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都多少显得有点不自然，但他们显然都对这位直率的中国领导人有强烈的好感。

紧接着，邓小平在美国进行了一连串“旋风般”的外交活动，日程安排几乎使人眼花缭乱，但他应付自如，精力始终显得那么充沛和旺盛……

他先后访问了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顿、西雅图等城市。

他与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美国高层领导人分别会见或会谈。

他会见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先生。

他拜会西哈努克亲王。

他在国宾馆接受了美国广播电视公司的采访。

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参观，联欢，答谢，家访等目不暇接的外交活动……

邓小平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各方面对他的来访反应极佳，对他的印象十分良好。

卡特总统这样说：

“我对邓的印象很好，他个子不高，却很健壮。他很机智，豪爽，有魄力，有风度，自信而友善，同他进行会谈是愉快的……”

一位议员先生这样说：

“邓小平先生无疑会给美国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他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蔼可亲……”

华盛顿一位教授也这样认为：

“邓小平坚强有力，语言精辟，直截了当，机智

老练，不愧为出色的政治家。”

邓小平的风趣和幽默也给美国方面留下了议论的佳话。在和卡特总统的首轮会谈中，会谈没开始邓小平就首先发问道：

“请问卡特先生，你们国会有没有通过一项在会谈中应该禁止吸烟的法律呢？”

“没有。也许只要我担任美国总统，国会就不会去通过这样的法律。”卡特认真地回答。

“为什么呢？”邓小平又问道。

“因为也许你知道，在我的那个州里种植有许多的烟草。”卡特笑着解释。

“那就好！”邓小平也笑了，他从容不迫的掏出一只香烟，津津有味的抽了起来。

卡特先生望着这位中国副总理，十分感兴趣地点了点头，钦佩地又笑了。

他们的会谈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话题。

“……我们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而霸权主义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邓小平直率地表达了他的看法。“目前东南亚的局势也证明了这一点。”

卡特总统回答道：“我想，副总理先生是不是指越南发动了侵略柬埔寨的战争？”

邓小平没有直接回答卡特总统的提问，仍旧阐述着他的看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的和平不是靠乞求所能得来的。要想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和遏制住霸权主义的企图，打乱他们的战略部署。”

卡特清楚邓小平的话语含意，他说：“我们也反对越南在那个地区给和平构成的威胁。”

邓小平单刀直入地分析说：“越南有5千万人口和一只庞大的军事力量，他们想同苏联搞的那个亚洲集体安全新体系，对全世界和对这一地区都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能允许越南人到处捣乱，为了我们国家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也许我们不得不做一些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很同意副总理先生的看法。”卡特点了点头，但他又说，“不过我们觉得对待侵略者越南的最好办法，就是使它在全世界处于孤立的地位。”

邓小平没有反驳卡特的意见，仍旧十分强硬地表明了中国人民的立场：“如果对越南的侵略不加以惩罚和制裁，就会产生更大的连锁反应，对本地区和世界构成一种更大的危险……”

邓小平的强硬和直言不讳，给美国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卡特只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表示说“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中国副总理高超的外交本领达到了目的，邓小

平认为访美的最主要成果已经收到，他感到满意地微笑了。

1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没有公开的会议上，邓小平从容不迫地向这些美国议员们表明中国的立场和看法。

有一位议员问邓小平，由于北京支持的柬埔寨民主政府被越南出兵推翻，现在你们这两个共产党邻国的冲突和事端又急剧增加，局势很紧张，中国在目前是否会进攻越南。

邓小平干脆地回答：“我们不能听任越南的胡作非为不管，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为了中国自身的安全，我们也许不得不做我们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

邓小平再次向美国的议员们发出了强硬的信号。

美国议员们一阵哗然后，有人再次提到中国将在柬埔寨问题上采取怎样的进一步态度。

“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站在柬埔寨人民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人民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人民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与奴役，为了国际和平与世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

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邓小平的话语铿锵，态度显得十分坚决，引起了美国各界人士的称道。

出于美国的自身利益，在邓小平明确表示要对越南侵略行径给予惩罚的信号发出后，美国领导层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卡特总统和他的助手们一次又一次的研究了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表明立场。

卡特左右为难地认为：这确实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中国的行动任何进展都会给亚洲乃至世界的局势带来很大的影响。但他又认为对越南给予一些警告是必要的。只是希望“中国政府届时能克制一点。”

万斯国务卿却表示反对，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会干扰美国在那个地区的影响，产生严重的后果。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表示：美国对这件事既不反对，也不鼓励，最好是看着办。

不管美国人的态度如何，邓小平认为自己的外交活动目标已经达到了。他原来就没有指望美国会在这个问题上站在中国一边，他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使他养成了独立自主依靠自己处理重大问题的坚强品质。

正如邓小平自己说的那样：“我自己也是一个军人……”

(3) “中国人真要教训越南了吗？”

云集华盛顿采访中美领导人会谈的1000多名各国记者每天把数千条最新消息发往世界各地，而邓小平在美国对各阶层人士的强硬表态自然成了新闻报道的最大追踪热点。

“中国人真要教训越南了吗？”

一时间，世界各国的舆论沸沸扬扬……

就在邓小平走上飞机前往美国访问的前一天，即1979年1月27日，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发了一条重要的消息，报道说“中国开始在中越边境上大批的集结军队。”并声言苏联方面对此“表示关切”。

西方的通讯社认为“中国军队集结的数量和装备配置，已远远超过了仅仅在自己的边界防卫的力量，这显然对河内构成了强大的威慑力量。”

美国的太空间谍卫星把摄录到的大量资料从空中传回了地面，有关军事专家认为中国军队如此不加掩饰的调动和集结，也许表明他们认为将要进行

的是一次正义的军事行动。

从卫星发回的图片中看到：在中国广西云南境内，一队队整齐庞大的军车在前进……

江河上架起了专供军车通过的舟桥……

各种后勤保障车辆、设备井然有序的向边境开去……

公路上，延伸数百里长的军车拖着大炮蜿蜒曲折的向广西方向运行……

广西云南两地的空军机场上，人民解放军的各种战斗机、强击机、轰炸机在不停的起落……

中国领海内，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的舰艇频繁出动，警惕的执行着各种战备任务……

这一系列的迹象表明，邓小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越南发出的警告决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

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报纸连日来以《中越战争，一触即发》、《河内将面临一场灾难》、《中国政府在边境厉兵秣马》、《北京声称要对河内进行惩罚》等醒目的

标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评论,表示了他们心中的躁动和关注。

西方一些国家的新闻机构频繁的派出记者穿梭于北京和河内之间,探听事件发展的最新动向,每天都要以大量篇幅和版面报道中越双方的消息。

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1月27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对河内发出战争声调》的文章。文章说,邓小平即将开始的访美活动,标志着中美关系的重大进展,这也与目前河内与北京高度紧张的敌对关系有联系。文章声称:“中美关系每发展一步,对目前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局势的进一步变化都有重大影响。现在这个地区的局势已变得更加具有危险性……”

香港的一家新闻刊物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邓小平近期来频繁的出访活动是在越南大批驱赶华侨、中越边境军事对峙更加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已表明在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后对外交路线作了修订,与过去的长期盟友越南宣布决裂。邓小平的出访活动,就是要向世界解释中共的新政策,争取各国政府对北京的支持……”

“邓小平向东南亚国家领袖明确表示,北京将会全力支持东南亚国家对抗越南的行动。中国将会尽一切努力要设法阻止越南的扩张行为,中国也有足够的力量遏制住越南的进一步侵略的野心和计划……”

这家香港刊物的这篇文章还认为:“为了对付越南和苏联的结盟,打破越南苏联试图建立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计划,中国领导人除了要争取东南亚国家的谅解和支持之外,向美国和日本阐明与解释自己的看法和立场也是相当重要的关键一步。”

看来,世界舆论的确被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的调动和集结,邓小平在美国首都对越南发出的警告搅动得沸沸扬扬了。

1979年2月1日,邓小平访美的成果之一——《中美联合公报》在华盛顿发表了。

公报中说:“中美两国重申双方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

这段话立即引起了苏联方面的高度敏感,莫斯科最担心的就是中国会不会鼓动美国起来联手反对苏联。苏联当局立即指示莫斯科驻华盛顿的大使馆,要大使多勃雷宁去请美国方面解释这段话的含意。

当天中午,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马上拜会了美国国务卿万斯,要求美国方面对“霸权”一词作出解释。

国务卿万斯费了很大的口舌,力图想使这位苏联大使相信美国并没有联合中国一同对付苏联的意

思。尽管万斯说了一大通话,但苏联人还是放不下心来,最后仍旧心存疑虑的离开了会见室。

其实对于“霸权主义”这个提法,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矛头所向自然是十分清楚的。邓小平在1978年对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出访途中,路经缅甸首都仰光时,在欢迎他的招待会上就毫不含糊的对霸权主义进行了一番最猛烈的抨击。

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首先用了“大霸和小霸”这个字眼,提醒东南亚国家要随时提防“东方的古巴”仗着几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可能实施的侵略与扩张计划。他严厉的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这次讲话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然而越南没有听进去警告,他们自恃有苏联的支持,仍旧对柬埔寨进行了军事攻击和占领,导致了举世关注的柬埔寨战争爆发,露出了其“小霸”的真正面目。

中国人从来就是不怕任何大霸小霸的,无论别人怎么说和怎么看,中国对霸权主义的谴责和反对都是一贯的、坚决的。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谈判中,邓小平就显露了他坚持一贯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布热津斯基对此曾有过这样的回忆:

“……在条约在谈判中,主要障碍是日本人当时怕得罪苏联,从而不愿意在这项条约中写进反对霸权主义的有关条款。这项条款虽没有点苏联的名,但其针对性是一清二楚的,从美国来说,是赞同中国的看法的。

“……但当时日本一直疑虑不安,使中日双方的谈判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僵局。中国人在反对霸权主义这一点上是坚持不肯让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指美国)向日本方面指出:中国提出的反对霸权主义条款并没有点哪一个国家的名字,在理论上说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包括中国、美国、苏联或者其它国家。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条约写进这项条款美国本身也不反对,美国赞成早日签订这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不久,日本终于接受了中国的主张,在这个条约中明确的写进了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中国的外交战略又取得了一个重大成果,这无疑对苏联和越南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以及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外交活动在其下决心教训越南的扩张野心之前,都有了重大的突破。这样对于中国决心惩罚越南、稳定东南亚的局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面对越南有恃无恐的挑衅和侵略扩张行动,中国这个东方巨人真的要动手教训教训他们了。

从1978年11月到邓小平访美的1979年1月，中国领导人的警告和强硬态度都通过新闻媒介传遍世界各个角落。

华盛顿的报纸上，中越关系的猜测每天占了相当大的版面。

东京的广播电视里，是否爆发战争的消息引起了日本全国广泛关注。

东南亚各国的各种新闻媒介中，这一热点更成了许多报刊的头条消息。

在西欧，在香港，甚至在非洲和拉美国家，许多报刊电台，广播电视，都天天腾出位置来追踪报道这两个亚洲国家敌对局面的发展情况。

中越战争，成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世界上最重要的新闻话题之一了。

(4) 日本东京，邓小平语气坚决地告诉记者们： “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1979年2月初，日本东京正是遍地樱花盛开，一片美好景色的时机。

在东京国际机场上，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走下了他的那架波音707专机。同在华盛顿机场时相比，这位健壮坚定的中国领导人脚下的步子显得更加自信，更加稳健了。

邓小平在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握手时，敏锐的目光带有一种空前的信心和力量。他心中十分清楚，此时此刻，按照中央的周密部署和精心调遣，中国人民解放军奔赴中越边界各指定位置的部队已经全部到位，惩罚越南侵略者的炮口已经开始校正目标了。他继出访美国后又来到了日本，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在儿向世界宣布，中国人对越南发出的一连串警告已决非仅仅是在口头上的信号。随着邓小平在美国外交攻势取得巨大成果，中国政府的态度更加鲜明，决心更加坚决，语气更加强硬……

在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会见中，邓小平对日本领导人明确说：“我们认为，对于侵略者再不予以惩罚，会有导致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

田中角荣听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他有些迟疑地看了看这位坚强的中国副总理，沉吟了片刻，提出了世界都在关心的这个实质性问题。

“请问副总理阁下，中国方面是否意味着已准备在军事上对越南采取行动？”田中角荣说。

“我们正在考虑，为了惩罚，我们已做了准备，即使要冒某种风险也要采取行动。”

邓小平的话语铿锵，落地有声，使得在场的日本官员们感到震动。

邓小平告诉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说：“中国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

这位日本外务大臣闻此言后，觉得已不是动不

动手的问题，而是中国人何时动手教训越南的问题了。

于是乎，世界各国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在时间表上，猜测中国这场军事行动的规模和长短，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才算是教训和惩罚了越南的扩张野心。

与此同时，中国的西南边陲已是帐篷连城，车辆如云，大军压境，进攻的趋势已呈箭在弦上弯弓满月之势了。

世界舆论开始趋同：“中国人不是威慑，而是准备要真打一仗！”

2月上旬的《马来西亚通报》以“中国会惩罚越南吗？”为题，发表了一篇社论。这位社论的执笔者大概是一位研究中国的专家，他在文章中十分细致的分析道：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前日完成美国日本之行返回北京后，中越边境局势显得更加紧张。双方剑拔弩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自越南驱逐华侨，侵占柬埔寨，并在边境与中国军民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后，中国显得不能不有所行动了……

“邓小平所说的惩罚，教训，就象当年中国攻打印度一样，是有限度的，打了就撤退而不占人领土的。这种闪电似的一战，既可以大快各国人心，也可以压一压越南这个扩张者的侵略野心。”

不少人认为《马来西亚通报》这篇社论的分析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符合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一贯做法和立场。

人们也注意到了，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是1979年2月10日，是邓小平圆满结束了对美国和日本访

问回到北京的第三天。

三天前，这位中国副总理在东京时曾对记者们这样说过：

“越南同苏联签订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它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一位日本记者问邓小平：“据了解，目前中国方面已在中越边境一带调集了相当数量的军队，请问这种军事调动意味着什么？”

邓小平回答：“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一点你们很清楚，我们不用掩盖。”

“那军队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有记者继续向邓小平追问道。

“那我们得等着瞧了——”邓小平含蓄地回答。

记者们对邓小平机智的回答，抱以赞许的笑声。

最后，邓小平再一次强调说：“我们中国人说话从来都是要算数的。”

是的，我们中国人从来不想要战争，但我们中国人也从来不怕强加到我们头上的战争。作为中国三军统帅的邓小平从来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一旦他下决心，很少能够使之改变。他是真正的军人，一生都在戎马生涯中渡过，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之初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指挥员了。他担任过红军时期的中央军委秘书长，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师政委，指挥过千军万马的淮海大战，参予过中国革命战争中几乎所有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这一点是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的。

现在，在他第三次复出后，重操军权，决策这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自然是经过反复研究，对一切部署都是胸有成竹的。

邓小平出访美国和日本返回后，就一直未在公开的场合露面，于是乎，西方的舆论更把这视为一种神秘的信号，在北京的各国记者们使尽浑身解数，千方百计想打听出点什么来。其目的，就冲着邓小平说过的那么一句话：“我们中国人说话从来是算数的！”

(5) 河内，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

1979年1月8日上午，联合国总部大厦，安理会大厅。

一位神态阴沉得象要降临暴风骤雨一样的中年男子走进来了，他双手向安理会本届主席递过去一件文本，文本是用英、法、中、俄四国文字写成的。

“我奉我国政府的指示，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这份我国外交部的郑重声明，希望能引起安理会各成员国的认真对待和密切注视。”来人一板一眼地用冷冰冰的语调枯燥地述说着。

他就是越南常驻联合国的代表，他向安理会递交的是一份越南外交部关于指责中国当局在中越边界加紧集结大量军队的声明。

可就在昨天，也就是1979年的1月7日，越南侵略军用炮火和武力攻占了柬埔寨的首都金边，把柬埔寨完全置于自己的武力统治之下。也许世界上很难再有这样荒唐的强盗逻辑了，一方面自己对别人的东西为所欲为的肆意侵占，另一方面又对别人向他的声讨和指责大叫冤枉，并且堂而皇之的呼吁国际法来保护自己，真是可笑到了极点。

当中国的一系列警告声越来越强烈，忍无可忍

的拳头已紧紧的捏了起来，有力的臂膀已收了回去，随时有可能给予对手重重的一击时，一向号称“第三军事强国”的越南小霸尽管嘴头强硬，内心却惊恐万分了。

1978年11月3日，越南匆匆忙忙的与自己的后台老板苏联签订了两国的友好合作条约，妄图依靠盟友的军事盾牌为自己的扩张野心提供保护。

“我们认为，越南和苏联最近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具有军事联盟的性质，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

中国领导人一针见血的揭穿了这个条约的实质，呼吁东南亚各国对之提高警惕，并且再三对越南的扩张野心发出了最为严厉的警告。

河内领导人感到东边这个强大的邻国的态度一天比一天强硬，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已经作好准备，他们浑身开始沁出了一层又一层的冷汗。

2月7日；法新社发自河内的报道说：

“……越南对于邓小平最近连续发出的威胁，保持沉着，表示他们‘决不会惊慌失措’的……”

2月12日，越南军队宣传喉舌《人民军队报》发

表社论声称：

“……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

这些表面的虚张声势正好说明了越南领导人在内心的极度不安和紧张，他们已经通过情报机构了解到，自1978年年底以来调动集结到边境地带的中国军队已大约有20个野战师的力量，并且配备了大量的重型火炮和机械化装备，具有随时可以发动进攻，给予对手重创的一种强大威慑力。

“老天爷，中国军队足足调集了20多万人来对付我们呀，这不可小视。”一位越军高级指挥员面对手上的情报材料，不禁从心里抽了几大口冷气。

越南国会自1月下旬以来，几乎天天开会，寻求对策。

越南人民军总部里，天天晚上灯火不熄，人来人往，几乎每个人都是脸色阴沉，来去匆匆，绷紧了每一根神经。

越南当局已经意识到，这一次中国人可决不是闹着玩儿的。

压力，强大的压力，使河内上上下下绷紧了神经。他们边向盟友苏联频频告急，一边又死皮赖脸的要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中国宣布要对其进行的惩罚。

但与此同时，他们又继续在边境一带制造事端，挑起冲突，上演流血事件。在国内天天叫嚷着什么要“全民动员，全民武装。”“随时准备同中国打一场大仗。”甚至狂妄地说什么要与中国“决一死战！首战告捷。”

1月9日，越南军队又在我广西边境制造了一起流血事件。一位越军初级指挥官竟然对着我边防哨所举着枪大喊大叫着说：“我们已打下金边了，你们中国人怕不怕？等着吧，我们要打到你们东北去吃饭——”。

据不完全统计，仅1979年1月以来，越南武装人员入侵我边境100多次，打死打伤我国军民117人之多。

就是这些扩张主义者，还口口声声的要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什么“抗议声明”，还赖着要寻求国际法对他们进行什么“正当的保护权力……”

自1978年年底以来，越南领导人可以说每天都在一种提心吊胆的状态中渡过的。他们随时都在判断中国军队可能在什么时候发动军事进攻，上上下下终日忐忑不安，对边境上每一个微小的变化迹象都反应敏感。

12月下旬的一天，一份特急秘密情报送到了河

内，越南高级指挥员一看，倏出了一身冷汗，随即驱车奔到国会大厦，向最高层作了紧急汇报。

“据我们刚刚侦察到的可靠情报表明，中国军队将在1979年的元旦发动进攻！”

“什么？这么快？”

河内领导人顿时忙成了一团，随着一个十万火急的会议结束，一道战争警报令发往了边境驻军。

12月28日，匆匆调往边境一带的几支越军主力，把最精锐的战斗编制拉上了作战区域，并传下命令，“从现在起，24小时都不准任何人离开指定位置，违者军法从事。”

12月29日，越军一侧的所有阵地上，都布置好了军事力量，每一个哨位，每一个阵地，从早到晚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紧张的瞪大眼睛注视着中国境内的一切动静，连风吹草动都足以使越军士兵把手上的武器扳机扣得紧紧的。

12月30日，高度紧张的战争气氛达到了顶点，一线的越军部队全部到位，指挥所里电话铃声不断的响着，把每一个信息报告到河内……

与此同时，边境一带越南的所有人员都在紧张行动，每座阵地，每个哨所，每个公安屯、顿兵洞里布满全副武装的人员，人人都在枕戈待旦，忐忑不安的迎接马上就要降临到头上的狂风暴雨。

然而，一整天过去，中国方面没有一点动静，搞得越方叫天骂地，疲惫不堪，上上下下一片抱怨之声。

1979年1月5日，河内又一次发出了战斗警报。

越方边境又是一阵手忙脚乱，惊恐不安。

然而，仍旧是虚惊一场。中国方面这一天没有任何行动。

1月10日，以上的情景又演了一次，闹得越南全国时时都笼罩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恐与不安之中。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神经紧张演出的闹剧就开始有点规律化了，越军方面每隔几天就要来这么一下子，一丝一毫也不敢放松戒备。

尽管越军屡备屡空，误报的情报使他们付出了许多无谓的代价，但是河内领导人仍旧坚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误报情况造成全国瞎折腾而不愿放松自己的警惕与戒备。

中国人到底什么时候动手真干？这始终是越南方面的心病，这时的河内开始痛苦地感觉到，这场战争的主动权完完全全掌握在中国人手上，他们酿就的苦果已开始由自己品尝到滋味了。

1月28日，中国和越南都在过传统的春节……

就在这一天，中国三军统帅邓小平乘坐的波音707专机从首都机场起飞，开始了他的美国、日本之

行。越南方面在这天发出的战争警报又一次落空了，他们转而把目标对准邓小平出访活动中的每项公开活动和每一次公开讲话的内容，试图从中得出最新的进展情况。

情况毕竟还是得到了一些，这就是邓小平在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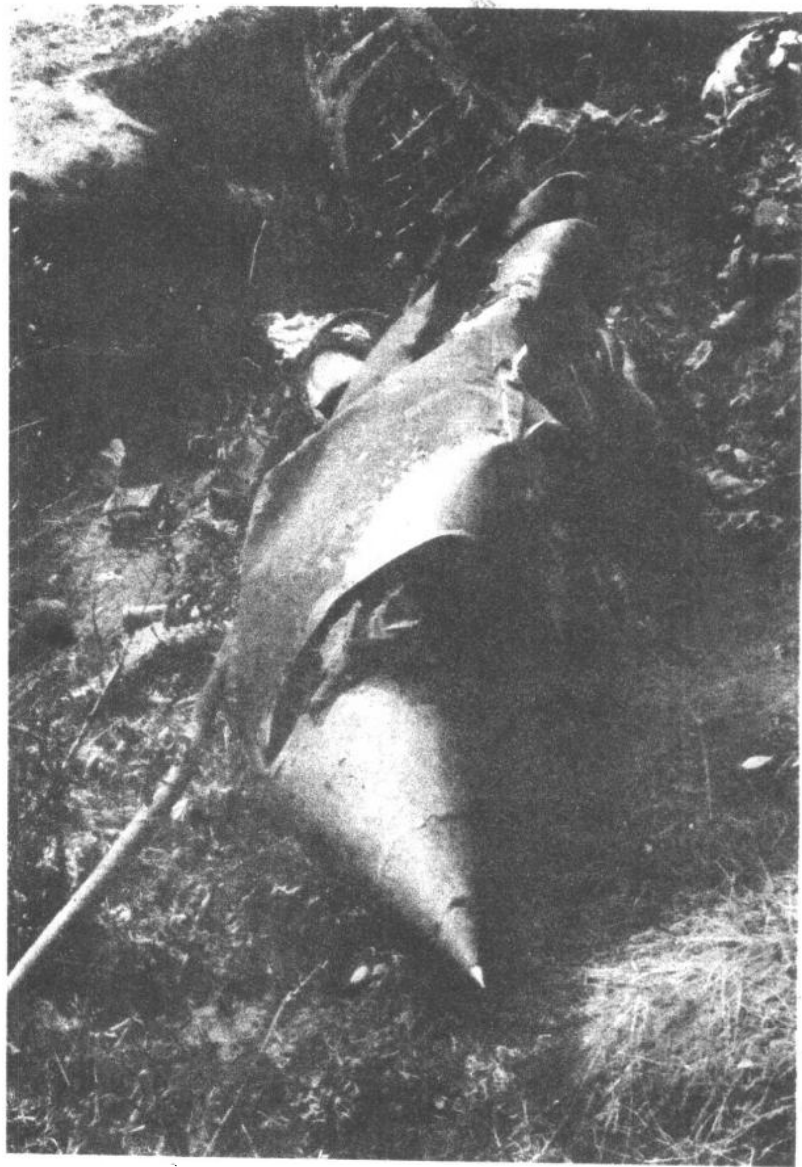
国，在日本对越南发出的一次比一次更加严厉和强硬的警告和暗示。

河内的神经简直被中国人这些高超的战术搞得几乎快要绷断了。

中越战争，到底何时真正爆发呢？

1987年10月5日下午，越南空军一架米格——21作战飞机，侵入我国广西龙州地区领空，深入中国境内达30多公里。我驻广西空军部队一举将该机击落，飞机残骸坠入我龙州县境内，大尉飞行员陈尊被我边防军民俘获。

这次战斗的胜利，打击了越南在边境领空的挑衅活动，捍卫了祖国的尊严，振奋了国威军威。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通令，嘉奖击落入侵敌机的空军部队。空军、广州军区 and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别发了贺电，对这次战斗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



被我驻广西空军部队击落的越南空军米格——21作战飞机的残骸。



跳伞后，被我边防军民俘获的越南空军大尉飞行员陈尊。

第三章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1) 中国外交策略的重大调整

早在 50 年代中期，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刚刚复职不久，就协助周恩来总理担负起制订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一系列重大计划和活动的重担来，显露出这位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不可多得的人才”的政治家的外交本领。

他曾作为中国党和政府代表团的要员奔赴苏联，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处理过十分复杂的中苏关系问题。他还曾在中国与东欧关系的处理上发挥过重大作用，当时成为中国与世界都公认的“水平很高的外交家，政治家之一。”

在 60 年代那场震动世界的中苏大论战中，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邓小平在对苏的谈判中坚定不移的执行中央的路线，捍卫了中国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的外交路线。

长期以来，邓小平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杰出表现得到了各国舆论的高度赞扬。特别是在他经过中国政治风浪冲击，于 1975 年第一次复出工作后，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首次登上联合国讲坛激起的强烈反响，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十分辉煌的一笔。

在那次联合国大会的讲坛上，这位中国杰出的领导人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伟大理论，把这一宏论首次运用到世界政治舞台中，从而产生了非常深远和巨大的历史性影响。

会后，世界潮流发生了深刻变化，以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奠定了特有的地位与作用。人们用惊叹的语气赞扬“邓小平在联合国舞台上成功的刮起了一股‘中国旋风’……”

1977 年底，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针对当时中国内外方针的实际情况和已经变化了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开始着手对中国外交策略进行了一些重大的

调整。

然而这时，中越关系正在一步一步的恶化着，越南当局掀起的反华排华侵华浪潮日益高涨，几十万华侨被越南当局驱赶出境，制造了历史上少有的难民惨剧。

邓小平针对国际现状，对当时中国的外交策略做了重大的调整。他亲自出访了东南亚三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又到了日本，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争取中国制定的反对霸权主义和侵略扩张的方针取得了重大成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此期间，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外交舞台上的另一项相当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就是进行中美建交的谈判。当时中美双方虽然于 1972 年签署了《上海公报》，但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个任务就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

据直接参加中美正式建交谈判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回忆道：

“……真正的谈判和有实质意义的交谈，主要是在会见邓小平副总理和华国锋总理时进行的。

“5 月 21 日，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邓小平副总理。我们从 4 时 05 分一直谈到了 6 时 30 分……”

“如前所述，会见完毕，邓小平请我到一家餐馆吃饭，席间我们继续交谈，比较的不拘形式，一直谈到了晚上。别看邓小平个头不高，但他的魄力很大，胆识过人。他从一开始就把我吸引住了。邓小平生气勃勃，老练机智，思想相当敏捷。谈起来生动有趣，谈笑风生，气派很大，而且往往是开门见山的……他的胸怀与魄力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们寒暄过后，邓小平立即转入正题，他说，‘我们中国人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喜欢痛快。我以前爱说这样的话，毛主席是军人，周总理是军人，我自己也是一个军人……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关键在于你们下不下决心，只要卡特总统下了决心，我看问